



黄冈山，位于常山县北三十里，一个叫黄岗的小村落。县志记载，另有一座容车山与黄冈山紧密相连。也有人说容车山就是黄冈山，因为关于两山的文献记载时常重叠交错，而且它们在常山方言中读音几乎完全一致。

明清时期，史料提及容车寺和永年寺的极少，可能是岁月久远，湮灭回归于尘土罢了，如今在黄冈山麓可见一处卵石地基，宽达数亩，当地人说此乃永年寺遗址，较为可信；县志中倒提到有僧人在黄冈山山顶建造了另一座寺庵——万寿庵。

据清光绪《常山县志》记载，明代隆庆年间，有僧人募建了万寿庵；清代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，僧人立如、天植重建万寿庵；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，寺庵被毁；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僧人卓然率智勤再次募捐重建，后来寺庵改名万寿寺。其间，虽然关于黄冈山寺庙记载很少，但也屡有文人前往游览，留下诗作。

如明代常山进士徐海有诗《游黄冈山》：

峰头曾拟一超然，失脚谁知堕俗缘。
台省郊原同雨露，江湖廊庙合风烟。
衣传乙地真怀子，袖拂层霄共作仙。
莫道孤根沦越楚，也擎南壁半青天。
徐海的外甥詹山也有诗《游黄冈和徐参议韵》：

抱一山人早悟禅，樊笼无计脱尘缘。

阿谁卓锡开青嶂，此日携壶破紫烟。

唐代以来，黄冈山即为佛门之地，可谓佛缘深厚。清嘉庆《常山县志》引用明弘治《衢州府志》记载，“永年寺，县北三十里，唐大中十年（856）建，宣宗赐额容车，宋雍熙改元（984）更万寿罗汉寺，祥符六年（1013）改赐今名”。

可见，至少在唐代时期，黄冈山就有寺庙了。

容车寺，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寺庙，是什么来历呢？这就要提到无相禅师了。

无相禅师（约800—890？），是容车寺的创始人，也是容车寺住持。这无相禅师佛学修为极深，德高望重，堪称江南佛教界的代表性人物。诗人章孝标、贯休、罗隐与无相禅师皆有交往，并有赠诗传世。

其中，桐庐诗人章孝标（791—873）的送别诗《送无相禅师入关》，记述了无相禅师前往长安接受御赐紫衣之事。

九衢车马尘，不染了空人。

暂舍中峰雪，应看内殿春。

斋心无外事，定力见前身。

圣主方崇教，深宜谒紫宸。

据考证，无相禅师接受唐宣宗紫衣赏

赐的时间在唐大中五年（851）。御赐紫衣，象征着无相禅师在佛教界崇高的地位和威望。五年之后，无相禅师在黄冈山建寺兴佛，唐宣宗又特地御赐寺匾“容车寺”，算是最高的礼遇了吧。

婺州诗僧贯休（832—912），曾追随无相禅师在山寺中修行，后来撰诗《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其十一》回忆昔日时光。

忆在山中日，为僧鬓欲衰。

一灯常到晓，十载不离师。

水汲冰溪滑，钟撞雪阁危。

从来多自省，不学拟何为。

这其中的“师”便是指无相禅师，山中燃灯学佛，十余年与无相禅师相伴左右，感情自然非同一般。无相禅师去世后，贯休作《闻无相道人顺世五首》以示纪念。

新城（今富阳区新登镇）诗人罗隐（833—910）曾经参加科考十余次而不中，人称“十上不第”，他时常与无相禅师谈禅解忧，写有《寄无相禅师》《赠无相禅师》等。从这首《寄无相禅师》来看，罗隐的禅修达到了较高水平。

老住西峰第几层，为师回首忆南能。

有缘有相应非佛，无我无人始是僧。
烂椹作袍名复利，铄金为讲爱兼憎。
何如一衲尘埃外，日日香烟夜夜灯。

若论无相禅师的得意弟子，非桂琛禅师（867—928）莫属。这位被奉为佛门第四十一世的地藏桂琛禅师，谥号“真应禅师”，是地地道道的常山人，天赋异禀，颇具佛性。宋代慧洪觉范撰《禅林僧宝传》记载：“禅师名桂琛，生李氏，常山人也，幼卓越，绝酒戒。见万寿寺（即容车寺）无相律师，即前作礼。无相拊其首曰：‘若从我乎？’乃欣然依随之，父母不逆也。”

桂琛的事迹在《宋高僧传》《景德传灯录》《五灯会元》皆有记载。后来，桂琛四处寻访名师，先后拜在义存禅师、师备禅师门下，终得正果，先后传道于漳州地藏院、罗汉院。桂琛的弟子众多，其中弟子清凉文益开创了禅宗五家之一的“法眼宗”，文益传德韶，德韶传延寿，延寿是宋代杭州灵隐寺第一任主持方丈，由此，容车寺与灵隐寺之间便有了一条人物关系纽带。

赵鼎与永年寺

同，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记载：“南渡之初，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，高宗愍之，听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。”因此南迁士大夫寓居寺庙的风气颇盛，这也是赵鼎迁居黄冈山永年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赵鼎因拒绝提拔没有军功的辛企宗，惹恼了宋高宗，被免去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，担任“提举临安府洞霄宫”的闲职，趁机回到了黄冈山永年寺。在此期间，赵鼎与范冲、魏矼以及寺僧了空和尚等谈禅论道，吟诗唱和，后人整理有《三贤唱和诗》传世。如范冲有诗《赠永年寺僧了空》：

几回飞锡入红尘，一任随缘自在身。

琢句不妨踏明月，援琴谁与听阳春。

扬眉拭目如相委，捧腹狂歌即是真。

汤饼藜羹奉朝供，自怜榜小乘人。

赵鼎即以唱和《用元长韵赠空老》：

虚怀无地着纤尘，独鹤孤云寄此身。

琴发清弹庐阜月，诗控妙意武林春。

少陵深契贊公语，惠远能知陶令真。

扰扰今谁同此趣，容车山下两闲人。

魏矼也依韵而和《次韵赠了空》：

山河大地等微尘，岂向尘中认色身。

沤没沤生俱是妄，花开花落几经春。

鸣琴对客意何古，破袖蒙头乐最真。

平日远公能貰酒，不妨去作社中人。

这些诗是赵鼎等人禅诗中的代表作，充满了佛理和顿悟，同时也透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在黄冈山，赵鼎不仅仅赋弄诗词，还建造了“独往亭”。这座“独往亭”，一方面含有隐居自由之义，另一方面还有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倔强和担当精神，是佛教“出世”与儒学“入世”思想的有机结合。赵鼎撰诗《独往亭》云：

亭前旧种碧琅玕，别后何人著眼看。

山下溪流接潮水，时凭双鲤报平安。

据清光绪《常山县志》记载，赵鼎将《独往亭》诗作镌刻在黄冈山的“石僧”身上，立于亭中；明代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县人詹寿倡建白龙洞“四贤祠”，又将“石僧”移往白龙洞安放，后来祠废失修，“石僧”不知去向。

黄冈山山明水秀，茂林修竹，颇得时人青睐。绍兴九年（1139）秋至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，赵鼎门生汪应辰居永年寺讲学授徒；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至绍兴二十一（1151），魏矼请祠寓居永年寺；范冲更是如此，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去世后，葬于永年寺右侧；赵鼎在海南去世后，也于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归葬在黄冈山附近的石门山。

万寿庵与万寿寺

地胜草蔬皆药石，云低鸡犬亦神仙。
竹床信宿诗魂冷，身世浑忘在半天。

明末清初，县人徐洪理曾隐居黄冈山中，有诗《题黄冈寺壁》：

黄冈避俗辟荒丛，日诵维摩物罕通。

破壁藤床穿夜月，半楼云磬入松风。

老来阅世知虚幻，静里观心转化工。

自昔高人多不出，相逢只在此山中。

清代县人徐长泰有《读书黄冈山四首》，其一曰：

褰衣陟高冈，石磴盘青壁。

险尽觉身尊，群峰低于舄。

瀑布溅空流，遥见上方宅。

一径指云端，少憩七星石。

岿然山堂开，小子出迎客。

远公延坐谈，崄巇尚动魄。

新景俨旧游，寻梦若朝夕。

清代光绪年间，常山知县李瑞钟则对容车山的奇石大感兴趣，感叹而成《过三衢山望容车山怪石歌》：

噫嘻！

奇峰怪石森叠嶂。三百馀步恣还向。

此中大有仙灵踪，云霞万叠储心胸。

碧玉莲花辟双洞，玲珑岩翠滴残冻。

山风吹堕梵呗声，孤僧化石凿幽空。
何年托钵入山来，枯禅趺坐馀劫灰。

上有四时不凋之奇树，下有千年不朽之苍苔。

噫嘻！

海枯石烂天无恙，历劫全空寿者相。

翼飞拱植状难图，永与山林作屏障。

在黄冈山之巅，有一奇石，名叫“毗卢石”，毗卢即如来之意，如来端坐，佛光普照，梵音不绝，香火永继。毗卢石两侧各有一座小山峰，当地称之为“僧尼会面”，它们犹如两大护法，护佑着黄冈山这一片人间妙境。



万寿寺 李君平 摄